

绣皮

Meidusha shu xi

美杜莎书系

超级惊悚恐怖丛书



美杜莎 (MEDUSA)，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。致命的诱惑，极度的完美。看到她眼睛的人都会变成石头。

美杜莎说：“爱过我的人，心都会变成石头。”

我说：“我还没有爱过任何人，

心已经是石头了，因为我被你的文字洗礼。”

麦洁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绣皮

Meidusha shu xi

美杜莎书系

超级惊悚恐怖丛书



麦洁 著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绣皮 / 麦洁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05.1
ISBN 7-106-02232-2

I. 绣... II. 麦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0486 号

责任编辑: 李 林

版式设计: 刘 超

责任校对: 陈秀梅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绣 皮

麦洁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朝教印刷厂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数 1-10000 册
印 张 /9 字数 /18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2232-2/I·0535
定 价 18.00 元

我带着淡淡的忧伤,行走在这个世界上。

从春到秋,从夏到冬,穿越无数美丽而淡然的时光。

从一个陌生的都市到另一个陌生的都市,在人群中穿行,在孤独中穿行,在每一个对世界的浪漫想像中穿行。

我的世界是我完美想像的天堂,有一切迷离的、飘逸的、凄然的、淡淡的喜悦和忧伤。

我是这暗夜的蓝精灵,我在轮回中寻找你的踪迹,请给我你的眼泪。

可是,尘世轮回中的每一次爱情,注定是一种痛苦无望的折磨——于是,我在暗夜的凌晨,如清晨的露珠,将生命慢慢蒸发。

爱,是一把双刃剑,是一场没人能赢的游戏,你总是输家,伤的也总是自己。

目 录

千幻一爱	1
人皮绣屏	53
暗黑	76
点绛唇	80
都市里的最后传说	121
还	137
悔缘	147
两滴血	161
你可以去投胎了	174
失心	186
眼儿媚	204
恐怖的脸	226
逃狱	237
我们会变成什么	247
夜生花	260



千幻一爱

当我们在轮回中,有谁知道,谁会是你上世的恋人? 谁会是你今生的情人? 而我,这样苦苦地寻觅着你,我生世的爱恋……

在这生世的轮回中,让我的记忆再次燃烧,让我在这茫茫人海中,寻找到你。

爱上魔鬼

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魔鬼? 可这确实是真的,因为……我就曾经爱上了一个魔鬼。

掐指算来,这已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那是在朋友家的一个舞会上,我正轻呷着一小杯红葡萄酒,看着一群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优雅起舞。舞会已开始很久了,我懒得像一只冬眠的熊,在音乐声中有点昏昏欲睡。

他就在那时走进来的,仿佛没人觉察他的到来,但是他一进来我就知道了,因为,我有一种被他的目光灼痛的感觉。我





转过来看他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看到了他灼灼的目光，在盯着我。

整个晚上，我只跳了一支舞，和他。

他看了我很久，然后，在一支舞曲响起时，他走向我，他向我伸出手，但没有说话。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在他的目光的注视下，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，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掌心。我觉得我是飘进舞池的，是的，那种感觉是“飘”。

在那晚之前，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舞跳得那么好。

那只舞曲结束之后，他就拉着我的手离开了晚会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一点也不害怕，和他在一起有种奇异的感觉。

那一夜，我们在初春的街头闲逛至天亮。

他什么也没说，我什么也没问，就这样单纯地牵着手走。走了一整夜，我一点也没觉得累，因为，我一直好像在飘。

天亮的时候，我们正好站在我的家门口。我不知是我带他来的，还是他带我来的。

我们站在门口，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我能看懂他要说什么，我知道，他也看得懂我要说什么，那时候我才觉得，人类的语言是多余的。我想，我可能是爱上他了。

他俯下身吻了我，然后，转身离开，我看着他的背影在细长的小巷里，他走得不是很快，但好像背影却很快模糊了，我没有看到他走出巷子，但他却不见了，我想到的是，他在小巷里消失了。

我住的地方是租来的，一个很幽静的小院，离我的学校也很近，还有一个佣人，是我父亲很信得过的老仆人，一个姓张



的老头，我叫他张伯，他最大的好处是从来不多管我的事，只要我不出事。当时，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绅士，他办工厂，和外国人做生意，所以，他也支持我，一个女孩子，独自来到外地求学。

这之后的几天，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他，他给我的感觉和其他人如此不同。

几天后他来我住的地方找我，我和他就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喝茶，一样没有说话。我沉浸在他灼灼的目光中。

他长得极为英俊，目光如水，但会灼人，脸色是一种象牙白色，好像有点贫血的人，手指细长，也和脸色是一样的白色。我想，只要他愿意，没有哪个女人可以拒绝得了他这种男人。

以后的时间，他隔不久就会来找我，也就是坐在房间里喝茶，或是去街上闲逛。我喜欢那种被他牵着手，在街上飘的感觉，看着纸醉金迷的街头，到处是霓虹灯彩，或是在幽静的小巷里，无声地飘过。

他有时也会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来，再来时，我也不会问他去哪儿了。从开始，我们就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我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。

冬天来了。

那天下了冬天的第一场雪，鹅毛般的大雪，美极了。

晚上吃完饭，我坐在张伯为我生的火炉边看书。不知为什么，心里总是隐隐地不安，书也看不下。放下书，发了一会呆，想起他已经很久没来了，第一次有那么久，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我明白了，我是心里放不下他。



正在想着，门忽然“砰砰”响起来。是谁呢？不是张伯，张伯每次都是站在外面叫我，不会来敲我的门的。但是，有谁又不用喊张伯开门，而直接来敲我的门呢？我想喊张伯，可又直觉不应该喊张伯，我想我应该开门看看，有细细密密的冷汗浸湿了我的衣。也许我根本是恐惧地喊不出口了吧？

走到门口，恐惧感忽然消失了，我感觉到门外的是他。

打开门，我看见他斜倚在门上，脸色苍白，不再是那种象牙白，而是隐隐露着青气。他用眼睛问我：“你害怕了吗？”

我笑笑，用眼睛回答他：“有点。”我看见张伯远远地向这边看了一下。

他好像全身没力了，我把他扶进来，让他躺在我的床上。他沉静地看着我，但眼睛已失去了灼人的光芒，只是暗蓝得像千年古井里的水。他很疲惫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睡着了。我坐到火炉边的椅子上，慢慢地也睡着了。

半夜里我醒来时，看见他正俯身看着我。他脸上的青气更浓重了，看起来有些让人害怕，他的身体俯得很低，几乎和我脸贴着脸了。我有点发抖，呼吸粗重起来。

他忽然站起身来，快速地向外走去，在他打开门的时候，我低声喊他，“别走！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更快地走了。

我爬起来追出去，正看见他像一片树叶一样，毫无重量地飘落雪地上。

我跑过去抱住他，他身体冷得仿佛没有温度。我推推他，他已没有知觉了，我半拖半抱着，把他弄到房间里的床上。



点上灯,我想看看是否要请医生。我惊恐地发现,他的嘴里长出两颗像野猪一样的獠牙!虽然我一直觉得他与众不同,但这样的刺激还是让我有些受不了。我浑身发抖,想走,腿脚无力,想喊,又发不出声音……

他突然醒来,一把抓住我的手,他的手冷得像千年寒冰!

我仿佛被魔法定了身似的,一动也不能动。他侧过头来,一口咬在我的手臂的臂弯处。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向臂弯处涌来,但却没了开始的恐惧,浑身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,像被热恋中的爱人吻住一样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他放开了我,仿佛满足了,倒在床上睡着了。

我看着我的手臂,有两个小小的孔,没有血流出,也不痛。我慢慢清醒过来,也没什么恐惧,我摸摸自己的脸,还是热的,轻轻咬了一下小手指,痛的。

我又转过脸去,发现他已醒了,正看着我。

“害怕吗?”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,声音是那种我想像中最具魅力的磁性男中音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他翻身坐起来,“我是一个魔鬼,我这样说你怕不怕?”

“那我呢?”我轻轻问他,是的,传说中,凡是被魔鬼咬过的人,也是会变成魔鬼的。这样问他的时候,我想到了父亲。

“你还是你啊,一个可爱的女孩子。”他明白我的意思,没等我问,他又接下去说:“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这个世界的了,但是我一直靠吸人血为生,而且必须吸爱我的女人的血。”

他顿了一下,我没问,我知道他一定会告诉我一切的。



“我不会爱她们，但她们会爱我，然后，我就吸她们的血。她们不会变魔鬼，也不会死。过一段时间，我会另外找一个女人，然后离开前一个。离开后，我会让她忘记和我在一起的一切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我微微有些颤抖，“我呢？”

他把头侧向一边，看着火炉，“我不会爱她们的。”他重复了一遍，我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我本来不想吸你的血，但是刚才，我失控了。”

“魔鬼也会失控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变得犹豫起来，“我在一些情况下会失控，前一段时间我没来，是因为我遇上了敌人，他一直缠着我，逼得我四处躲藏，我很久没有吸过血了。太久不吸人血，我会死去的，形神俱消。”

“你的敌人是谁？”

“一个降魔族的道长，他们是以铲除我这样的……为己任的。”

我看着他渐渐恢复的脸色，轻轻靠在了他的身上，“那你留在这儿吧，别走了，我给你血吸，好不好？”

他摸着我的脸，轻轻叹着：“傻孩子，这样久了对你不好。”

“没关系，等那个人走了，你再出去。”

他长叹了一声，“他会找到我的。”

“不管了，找到再说吧，也许找不到呢？”

“好的，不管了……”他低下头来吻我，我感觉像飞上了云端。

一个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。

他一直住在我这里，没人知道，包括张伯（也许他是装着不知道）。那个什么道长也没找来。

我们慢慢放松了警惕，他在夜晚偷偷地带我去闲逛。

那个夜晚，我们又去逛街，他拉着我的手在夜空里飞，那种感觉像他第一次吻我的唇。

我们在回家的时候，走在那细长的小巷子里，我告诉他，他第一次送我回来时，我看着他消失在巷子里。

“是吗？你为什么大叫？”

“我不怕你。”

“好吧，看你怕不怕我。”他笑着低下头来吻我。

就在他吻住我的时候，我感到他怕冷似的抖了一抖，但是他更热烈地吻我。

“妖孽！如此张狂！”

我被这突来的如雷吼声吓坏了，他用手轻拍我的背，直到我渐渐安静下来。然后他抬起头来，笑着说：“你来了？”我知道是谁了。

我看见一个身穿灰色道服，白眉白发白胡子的老头，手持一把木剑。

“妖孽，快来受死！”老头声声如雷。

“自己回家去，好吗？”说完，他放开我，向老头迎上去。

“不要！”我还没喊完，他们已经冲上了半空。

我站在那里没走，我看见他们在空中飞来飞去，有时高有时低，有时在近处，可以看见他们，有时飞远了，又看不见了。

好久，忽然他们落下了，我看见老头手持木剑，而木剑刺





在他的胸上。

我尖叫了一声，扑过去。老头抖手拔出木剑，看着我叹了一口气，冲天而去。

我抱住他，他的身体又冷得像冰一样了。他一只手捂住伤口，一只手抱住我，我看见蓝色的液体从他的伤口处渗出。我手足无措，我不知怎样可以救一个魔鬼。

“要吸血吗？”我哭着问他。

“不用了。”他松开我，从手指上褪下一个银的指环，放在我手里，“好好地生活，别想我，忘了我吧。拿着这个指环，其他的魔鬼就不会再来找你了。”

我大声哭着，“不要走！”但我看见他慢慢变得模糊起来，我用力抱着他，他低下头来吻我，但刚碰到我的唇，他就整个消失了！我唇上感到的如冰寒意瞬间就传遍了我的全身，而我能紧紧握住的，只有那个银质指环！

他死了吗？像他说的，形神俱消？

我完成学业了。

父亲叫张伯带我回去，他说，如果我愿意，他会安排我去外国读书。

反正也不着急，我和张伯决定坐轮船回去，这样一路上也可以散散心。

一个风和日丽的黄昏，我在甲板上看风景，不由得又想到了他，我抬起手，看着中指上的那枚指环，想起那些快乐的日子，泪又涌上了心头。

“能让我看看你的指环吗？”一个沙哑的声音在我身后响

起。

我回过头去，看见一个全身都裹在黑色长袍中的干枯瘦小的老太婆。我有点不舒服，转身想离开，但她的一句话又让我站住了。

“我想，我认识指环的主人，是个面色极白的男人，是吧？”

我站住，有点疑惑地看着她。

“你不想见他吗？”她低声笑着。

“你知道他在哪儿？”

“我可以帮你，你愿意和我谈谈吗？”

我和老太婆谈了很久，她说她是一个女巫，她在听了我的故事后，告诉我他没有死，只是去了一个极阴寒的地方去修炼，要几十年，甚至上百年才会恢复，可是，那时我已死了，不知轮回哪儿了。我想让她带我去找他，但是她说那个地方我去不了，甚至她也去不了。

她看着失望的我，狡黠地笑着说：“还有一个办法，只怕你不敢做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我又有了一丝希望，无论什么办法，我都要试一试，要不然，等我轮回转世后，我就不会记得他了。

她告诉我，她可以用巫术让我成为一个精灵，我就可以长生不老，等我再见到他时，就可以和他永远在一起了。但这个巫术有个前提，那就是我必须先死去，脱离肉身的束缚。

这对我是个极有诱惑力的提议。

经过考虑，我决定试试，再不好的结果也就是我死了，坠入轮回，反正我迟早会死，一入轮回也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但是我还有一个疑惑，她为什么要帮我呢？





老太婆咕咕笑着，干瘦的脸像核桃一样，“聪明的孩子，问得好。”她故意顿了一下，“有两点理由，第一，你可能不知道那个魔鬼的法力，如果不是碰上隐居修炼的那个成精老道，他一定可以陪你到你死，这么有魔力的魔鬼，我当然要想法讨好他。”

“第二呢？”

“嘿嘿……这才是最现实的好处，你成了精灵，肉身对你没用了，你答应把她给我就好了。”

“你要来干什么？”

“乖乖，你就别问了，你相信我，不是用来害人就行了。”

好吧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咬咬牙，答应了。

夜里，我留了一封信给张伯，就在半途和那个巫婆下船了。我回头看看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见到父亲了。

到了巫婆的住处，她给了我一颗黑色药丸，说是吃了它可以脱离肉身了。

我想了一下，从指上脱下指环，递给她，“我求你一件事，如果我去轮回转世了，你一定找到我，把这个指环给我，并告诉我一切。”

她又咕咕笑了，“还是信不过我。”

我固执地看着她，她笑着接过指环，“好吧，好吧，我答应你。”

我一仰头，吞下了那颗药丸。

我死后，巫婆收起我的肉身，把我的魂魄引到一株白玫瑰上，我再看世界的时候，是在玫瑰花里。她每天用下了巫术的水淋我（实际是那株白玫瑰），并且在我周围念着咒语。七七四

十九天后，我终于离开玫瑰花，成了一个可以自由来去的精灵。

巫婆拿出我的指环递给我，说：“去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”

我于是离开了老巫婆的家，在世界各地飘荡，自由飘荡的感觉真好，我于是就一直飘荡到了现在。

这么多年中，我一直在飘荡中等待着。

玫瑰传说

——我的记忆在风中燃烧。

变成了精灵之后，我忽然有了法力，我用了很久才适应这种感觉。在这种适应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很多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，有今生的，有前世的，还有前前世的……

原来，最早我是一只住在天柱山上的灵狐，有着像火一般的皮毛。

我在山里修炼了三百年，还没有修成人形。但是在这美丽的山上，我生活的自由自在。我是有些懒惰散漫的，要不，修炼了三百年，离修成人形也不会太远了。可是我感觉好像是刚脱离了懵懂的小孩。

天柱山的山神是个爱睡觉的白胡子老头，对我们这些小家伙都很慈祥，但只有他睡醒时我才能见到他，他一觉睡得可长了，至少要几十年。

我常常偷偷扯老山神的胡子，他一点也不生气，他很喜欢





我，他叫我小淘气。

在老山神睡着的时候，有一只不知好歹的山猪闯进了老山神的白玫瑰园，把玫瑰园弄得乱糟糟的。老山神醒来后，气得胡子直抖。他看我整天没事，就叫我帮他看玫瑰园。开始我不答应，但是他说，他可以给我一点法力，让我能变成人形，但却只能在太阳落山后。

第一次变成人后，我一口气跑到玫瑰园的小溪边，看着水里那个身着火红色长裙、长发披肩的美丽女孩子，我简直不能相信。

“这是我吗？我漂亮吗？我漂亮吗？”我大声问着老山神。

老山神笑着点头，胡子直颤，我乐得扯着老山神的胡子荡秋千。

老山神噙着胡子说：“成了女孩子了，不可以那么淘气了。去和玫瑰精灵们跳舞吧。”

玫瑰精灵们穿着白色的长裙，在月光下的花朵上跳舞。我学着她们的样子跳舞，学得很快。

老山神看着我们快乐的样子，又笑咪咪地睡着了。

山里住着一个山鬼，从我生下来时她就住在这个山里了。她常常变成美丽女子的模样，在月圆之夜坐在山顶唱歌。

山鬼的歌声飘飘渺渺，非常好听，我常常和一群小狐狸在月圆之夜溜上山顶去听她唱歌。她的歌声让我们迷迷糊糊，像偷喝了老山神的酒似的，连她什么时候离开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都很崇拜山鬼，用羡慕的眼光偷偷看着她。

可是修炼了四百多年的蓝姐说，山鬼是个没有人性的家